

祖國

13



戰局

龍取直

第二期抗戰敵人進攻的路向

自一月間的戰況，如晉西、晉南、晉北之戰；如蘇北之戰；如關海東與秦戰；如鄂中之戰；主要的都是表現敵人後方所受我方打擊部隊的威脅太大，意圖完成其所謂「掃蕩」之夢，而鞏固其佔領區域。其次則是窺探我實力的一種所謂威力搜索戰。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這幾天，因敵我在南風四郊所展開的血戰，而敵人死傷甚鉅，蘇武漢會戰以來所僅有，一般人遂認為第二期大戰業已開始。其實依我的觀察，却不如是：敵人認為浙贛路的交通所給予她的威脅太大，意圖渡修水，由「羅溪西南浙安義，靖安、奉新、圖見高安，西窺清江，截斷浙贛路」打破浙、贛、湘三省聯絡局面，並藉以開拓將來進攻路線。

大戰開始究在何時呢？據我看，維時尚早。預料必在江水盛漲的時候。其理由，即敵人於佔據我廣州武漢後，便即揚言要進攻我西南和西北，蓋有

廿八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目錄

論戰局.....	龍取直
鋼鐵世紀與生產會議.....	實父
國際形勢之新時期.....	民史
歷史的教訓.....	旭初
中國語文為世界最進步語文之一.....	胡秋原
介紹一個「淺薄」「狹狹」「狂妄」「無賴」的標本.....	胡秋原
史學之輔助科學.....	胡秋原

發行人 龍取直

主編 劉榮核

發行所：祖國社

地址：重慶字水街67號

代售處：各大書店

定價：五分

預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另加郵費

南京 南

何以知道這時敵必在江水盛漲的時候呢？原來當大戰一旦果然開始的時候，敵人對我可能進攻的方向，大概不外是長沙，西安，宜昌，和南甯。但這幾個方向，依軍事常識判斷：敵人決不會同時一齊當作重心進攻。而在我方依「多備則寡備」的原則，也決無完全都準備雄厚兵力以堅守禦的道理。而自古只有進攻才能防禦，即使我們還未到遠反攻的時期，但局部反攻，側擊之軍制的戰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在這里，就完全依靠我統帥的英明果斷，前線將士的英勇完成任務，我們是無從測量的。不過，我們知道，在軍事上，你以為是坦途是可能被攻的地方，而敵人有時偏要乘其不備的進攻，反之以你以為是險阻是不能被攻的地方，而敵人有時偏要乘其不備的進攻。這是古今中外的戰史所告訴我們的事實。依此看來，那麼敵人就應當要進攻西南或西北。而敵並不進攻者，這顯見是敵人改變了過去我時我力而加以包圍，妄想一鼓殲滅戰事



鋼鐵世紀與生產會議 實父

而代之以用大軍控制我主力，另出輕兵隊做偵探的陰謀。這是復屬可能的。我本刊所著蘇州河鎮江開國一文中，曾經大略地提及。現今敵人在魯北截斷我浙魯路，圍以兩軍，其目的顯係在進兵長沙，策應鄂中之舉，上觀宜昌。自然，我們知道敵人今天決沒有這多兵力，敢於此種犯的事。然而，在汴水盛漲的時候，敵必利用其原無用武之地的海軍力量，以爲好助戰。但就目前的情勢而論，敵人在南河方面，在鄂中方面，即已在無法抽調之中，而大部分兵力，在上述兩方面作戰，其情勢可想見。

那裏，敵人今後也不會向西南或西北進攻？事實決不如此。我以爲一軍相當時，必必竭盡其力的向此兩方面進攻。而敵人在此兩方面進攻的妄想：不過是相牽制我大軍，實際乃是企圖乘汴水盛漲，利用海軍力量，狼狽相繼的進犯我襄陽天險。或者我後方根據地的四川。

總之，從目前對局而論，敵入進攻的重心不在西南或西北，而在攻奪重慶。我後方根據地之威脅，如此而已。此外敵想越過我川鄂川湘交界一帶險峻的山地，那是登天大難。

二十世紀是鋼鐵和電的世紀，是煤和電的世紀。鋼鐵煤電是新時期的武器。要生存，少不了他們；要幸福，少不了他們。

然而我們國民至今，還沒有一種普遍的鋼鐵的敏感，鋼鐵的意識。許多士大夫還是：住於風花雪月，而一般人只愛金銀，不愛煤鐵。我們並不是一個煤鐵很豐富的國家。尤其在冀察和漢冶失陷以後，這此國寶，是更形缺乏了。然而我們到處看見五金的浪費，我們一定說，敵人在淪陷區域，雖一釘之微，一片鐵之微，都搜刮而去。敵國的鐵現在一百多元一噸，而現在的漢陽鐵，到了七百餘元。在重慶配一螺絲，要兩元左右。我們這能够不愛惜鋼鐵？

我們過去許多鋼鐵沒有好好運走，平白被敵人拿去。而敵人拿去之後，馬上變爲炸彈，這是如可痛的事？我們再不能愚弄了。我們曾經建議，國家設立國際資源收存所，徵集五金，今天能够徵鐵，等於徵金。無論鋼門鉗或鐵鑄爐，乃至於被鋼鋼鐵，都可徵集乃至於收買。

最近刊登於國民公報及大公報的鋼鐵廠談會講稿以及鋼鐵鍊鐵的新聞稿

寫，應該引起大家深切的注意。我們不懂應該高興，我們許多鋼鐵企業家被國家在艱苦奮鬥，而且，在這些事業中，感到現代中國的氣息。如果民族主義是新中國的靈魂，鋼鐵便是新中國的骨節。不用鋼鐵武裝起來，中國是難於生存於今之世的。

最近全國生產會議快要開會。這和軍事會議是同等重要。不久以前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開會的時候，一個外國朋友愛利先生告訴我們，今天在商務的總聯合會，在後方的應計生產。我們希望在這次生產會議中，全國企業家技術家鄭重考慮這三大問題：

- (一) 如何一時的發展中國固有產業（農畜手工業工業）。
- (二) 如何發展若千足以在世界上市抵制日貨的產業（如絲，玩具等）。
- (三) 如何發展機器軍事工業，在實私量上改善國產品質，並確立鋼鐵立國的基本。

集中資本與人才，設法解決原料及交通問題，我們不難逐漸達到我們的目的。今天政府知道保護生產的必要，也有許多先進的企業家在苦奮鬥。我們一面要克服障礙生產的官僚主義和社會冷淡，同時，政府和企業家要澈底合作，解決資本技術原料的困難。

國際形勢之新時期 民史

捷克滅亡及德國奪回美索與及與羅馬尼亞成立經濟協定以後，以及在西班牙政府投降以後，決不說明國際局勢之悲觀，而說明國際局勢之否極而來。

爲什麼？

英法對捷克的命運不管，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而佛郎哥之能得「最後勝利」，這是不干涉委員會成立以後就預知的。至於美英兩國與德國協定，不過是捷克亡國之序幕而已。捷克亡國以後，作者曾在兩個地方指出，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時期，這新時期的特色是愛和平國家聯合起來抵抗侵略之可能性，有具體化之可能。如過去所謂和平陣線云云是言之過早，今後國際和平陣線之建立，則不是不能的。而假如有一個和平集團，侵略集團亦不難瓦解。最近所謂四國宣言及倫敦會議雖然薄弱，但我的斷定這是不變的。

實際上，不但那摩高里長城是一條血帶，即國內任何一個地區那處沒有我們光民的血脈。要不是我們先民不斷地流血苦鬥，抵住了異族的侵入，我們那有這廣大肥沃的土地，和高度的文化。王道文化那是打敗了異族侵入後才有的。所以在無力抵抗異族侵入時，王道文化，便喪亡了。歷史上宋明的亡國，便是明證。

宋朝是學術工藝發達的時代，賢人也是頂為。可是那時士大夫祇注意王道文化的道統，研究道學理學。對國計民生，祇圖維持現狀，不再求進取。對於異族侵入，只知談論和戰，不願求強兵禦敵之法。王安石變法圖強，那些賢人們以反對的理由，就是由于新法要打破現狀，對於士大夫有些不利。士大夫只圖保全自己，無功無過地無為而治，不願任勞任怨地謀國家的富強，所以學術工藝雖然發達，還是免不了衰弱，抵不住異族的侵入。和宋朝對敵的遼金，並不比匈奴突厥強些，而且遼金自身到了後來也走入衰亡的路，可是宋朝始終不振，終究亡于蒙古人。可見得宋朝的衰亡，並不是有什麼強敵，那是自己不知發奮圖強。一般士大夫因為工藝發達，生活安閒，只是談道說教言性言心，只求個人的身心安宅。這種個人自我主義表現在政治上，便是反對改革，黨同伐異。後來的士大夫笑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便是士尼表現出那。從容論道的王道精神。中間雖然有一二明君志士，要想改革現狀恢復故土，都歸失敗。史家都責罵宋帝求和，其實漢唐也有對外求和的事件。不過宋朝的求和為求得一個時間來發奮圖強，而宋朝的求和，却是只圖在現狀之下苟安。所以在一個不圖改進的空氣中，和也亡，亡也亡，也未必能存。用斬馬刀來對付異族的拐子馬，究竟有此像現在用血肉長城來對付飛機大砲。(漢唐的戰勝異族完全是靠騎兵，所以必須通西域以求馬。)至于明末的士大夫，完全承繼了宋代的精。明朝是自己崩潰得不像樣，才由吳三桂請清兵進關來收拾的。在一本記不起什麼書上載着，思宗有一天問治流寇辦法，一職大臣叩頭回答，皇上正心誠意。因為當時士大夫的風氣，都是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微辭。一只懸讀大學之道而不知治國之法，難怪思宗當面罵着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難怪思宗不願遷都，而寧願在煤山上吊作君殉社稷的悲劇。思宗殉國以後那種亂七八糟的情形，比宋朝陸秀夫在崖山船中露大事情形還糟糕。所以顧亭林王船山顧元黃宗家那些人指斥宋明的理學，是身受亡國慘痛者的沉痛自白，是要叫後人們作反省。

我們現在的敵人，比宋明時的異族強得多。即使敵人失敗，要是我們自己不爭氣，也是做宋朝的遼亡金興，金亡元興，終亡于元。敵人的敗，不

一定就是我們的勝。所以我們要求必勝，還是要靠自力更生。所謂自力更生，一定要不時地檢查和改革自身的缺點，不斷地求進步，才能更生，才能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要是我們只有宋明人的苟安精神，只求維持原狀，那末，宋明的覆轍是已經由顧亭林筆指斥過的了。

中國語文為世界最進步語文之一

胡秋原

(一)羅馬化拉丁化理由之不成立

中國語文需要改革是事實。但目前所謂羅馬化以及拉丁化是不通之論。因此提倡至今，雖有少數人作不揣本而齊末的熱心，舉章是浪費精力。現在雖然還有許多人不敢放棄其成見，但也受到有識者正當的批評。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所謂羅馬化拉丁化運動者，雖然他們的動機未必完全不好，但他們是由一種不正確的邏輯出發的。他們以為，中國被侵略，由於大眾無知識，而大眾無知識，由於漢字之困難。果然如此，救國倒很容易。他們以為，羅馬化拉丁化只要一二月甚至於幾天就能一字和書寫，所以只要推行它們，於是全國就很快沒有文盲。果然如此，誰也贊成，其實這都是不健全的推理，換言之，都是謬誤。

第一、中國之被侵略，由於技術落後，不是漢字困難。識字誠難，但一個平均高小學生對漢字不會發生困難。如中國成為一現代國家，每人能够而且應該受高小及初中教育，這是每一現代國民都有機會。一個很明白的例子，日寇用漢字，但日寇並未因漢字而受侵略，所謂「漢字不死中國必亡」云云，決非謬言，而是愚妄。而要提高民智，必須爭取民族獨立，工業發達，將國弱歸於文字，是謬誤錯怪。

第二、以為羅馬化拉丁化二三月可以使人民識字書寫，也是笑話。我們知道，現代各國，即就最文明的英國，也有文盲。為什麼，因為寫讀不是知道二十六個字母就能解決問題的。過去沙俄文盲多，今日蘇俄文盲少，可見文盲並不一定因為文字之難。況且中國人向無拼音及拼字字環，教他們拼音，學會拼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為學會拼音就解決文盲問題的人，是將事情太容易了。

祖國社

宇宙文法

論三民主義

刊本

本期因「介紹一個標本」，何謂現代

國家及民族之關係見一文只得多益下

新書預告

民族主義與科學精神 中國工業化問題

所以，羅馬化拉丁化論者的命題是不正確的。

但他們會說，拼音字比漢字總容易認識。這是事實。因此他們會說，如果推行拼音字，就能使人民多得對抗建國知識，不是有利於抗日麼？但他們想沒有想到，國語漸興則比看拉丁化之類容易。我們不可以用圖畫代替文字呢？他們應該知道，文字有文字的功能，文字要有兩個條件：（一）凡一民族的思想情感，他都能表現出來。（二）以這一種文字所記述的文獻，能為全國所了解。羅馬化拉丁化有無這兩個資格呢？我有一個熱心於拉丁化而同時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朋友，我請他用拉丁化翻一段資本論給我，然後將資本論刪掉，再將他的「拉丁化」譯為漢字。他不得不敬謝不敏。如果說用羅馬字拉丁化幫助識字，我決不反對。如想用羅馬字拉丁化來代替漢字，有受痛烈反對的必要。但幫助識字，我則以為羅馬化不及注音符號，而拉丁化不如羅馬化。第一，老百姓可以用破毛筆，決不易得到，也不慣於鋼筆和墨水。以為他們寫洋字很容易者，只是派克主義者「何不食肉糜」的見解。第二，羅馬化分四聲的方法，不及注音符號，更合中國方法。至於拉丁化想根本不能辦，如何能幫助識字呢？

所以，主張羅馬化拉丁化的理由根本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中國語文為世界最進步語文之一

羅馬化拉丁化者多少有一種錯誤觀點，以為中國語音文字是落後的，他們並略知西文，或根本受了西人的愚弄，他們要知道中國文字語言是世界最進步的一種。他們以為世界文字由象形進化為拼音，而中國文字至今還不見象形，所以是落伍。他們看見西洋文字文法嚴密，而中國文法鬆懈，於是也「自憐形穢」他們不知道文字之進化與否不是這樣分的。許多人以爲古埃及及文是象形字，其實古埃及文字是拼音文字。難道我們今日比古埃及及人還落後嗎？十九世紀初葉以前，歐洲人以爲中國文字落後，而甚至「野蠻」，但十九世紀後半以來許多知識的德國語言學家開始認識中國語言之進步性，到了最近，如瑞典之高本漢 (Karsten)，英國之耶司貝生 (Jespersen) 更一致認識中國文字之進步性。

(一) 文法上的證據。知道英文以外西歐文字文法的人，都知道德俄文法比英文複雜，首先，他們有表格語尾變化 (Inflections)。這是他們文法的第一章。現在俄文有六格 (加呼格爲七格)，德文有四格，中文只有一格。

啓事

期，特向作者讀者道歉。

如「人字無論用於主格、目的格、所有格，都無變化。但是，英文只有一格半，即是名詞不以其他格而變語尾，惟所有格加 *'s*，但一大部分以 *'s* 代之，相當於我國之「的」。究竟何者進步呢？我們看古英語，即盎格羅薩克遜語，却與德文相同。而此外古希臘文六格，拉丁文四格，今日西歐語六格，黑龍江畔通古斯語也六格。可見表格語尾之簡單化是一進步現象。不獨如此，據高本漢研究，中國古代語是講格的。在左傳論語之中，「余」、「吾」、「我」因所在之格而異其用，而三字之古讀法，表示語尾的變化。所以，我們是由有表格語尾進為無表格語尾的。這是進化而不是退化，但一種文字因無表格語尾，要使文章嚴密，院 *St. Petersburg* 外必須注意一種東西，即文字之邏輯次序。在俄文德文世界語仍至於日文，我吃飯，飯吃我，吃飯我都說得通。但中文以及英文只有一個說法，我第一，吃第二，飯第三，而這是這現象之自然次序。

(二) 發音上的證據。許多人以為中國字是單音語，因此落後。這種陳腐的見解已不合今日科學了。第一，由音而單音是進步不是退步。例如，誰也承認法文發音是進步的，但法文的這趨勢愈明，許多法文字母今日都不讀音，例如佛郎 (franc) 古文讀作「佛郎克」，而今日法國人讀爲「方」三音變爲一音了。英文的例子很多。例如騎士 (knight)，今日讀爲「乃特」，然古英文是讀如「克內赫特」的。今天英國的 *word* 逐漸讀爲 *wa:t*，而 *St. Ann's* 的尾音幾乎聽不清也表示同一趨勢。然我中國古音，並非一字一音的。今日廣東人之發音，還留其痕迹。例如「孫逸仙」之「逸」，「蔣介石」之「石」西文排爲 *Yi, Shi, Kwan*。從前我很奇怪，但我到過廣東及倫敦之後，才深切了解這譯得對；即是必須讀到 *T K* 二音而不發出，才聽達到其真正發音之神妙。然則我們今日一字一音不當自棄麼？所以，中國語文不獨不是落後的語文，而是早熟的語文。

(三) 創造統一的標準的國語國文

但有許多人說，何以蘇俄以新文字發落後民族有成績呢，何以土耳其採用新文字呢！

他們要知道，俄國有許多民族是無文字的民族，他們是一張白紙，他們採用新文字，等於黑人讀英文，我們難道是無文字之野蠻人麼？說到土耳其，情形也不相同。土耳其原有拼音文字，不過字母是阿拉伯文，其源出於

假使亞，與今日黎文近似，字母很難寫，其拉丁化，似乎我們改簽字為隸書，還是很容易的。也許有一天，習難寫的俄國字母也會拉丁化起來的。其次，顧東漸傾倒向西化之人，他寧與回教者鬥，而阿拉伯文與回教有深切關係，不丁這些原因就換做別人，是太奇怪了。

爲什麼？因爲語言文字系統不同，世界主要語言大略可分爲三大系統，一爲印歐系統，一爲中國系統（西藏，暹羅屬之），而我們漢族語文又另外自成一個系統，這有一個系統不明的，就是過去所習焉拉阿爾系派，而現在馬來語日語亦可屬之；其特點在以助詞，即日語之所謂「天爾平派」，就在格（即印歐）一句，中國與日本既不國文，又不同語之系統既不同，就無法外化。毫無疑義，我們的文字應改革，如（一）統一國語之創造，（二）文法系統之整理，（三）標準文之創作，（四）譯名之統一，（五）標準字之採用，（六）簡體之標準化等。這些事才是堅實的改革。否則不僅是徒費精力，也是自暴自棄的行爲。

此處必須指出的，方言之國語化是近代國家特色之一。一國政權統一，交通發達，統一國語自然可以形成。中世的歐洲，萊法方言比中國今日方言還特別，但他們逐漸統一起來。羅馬化者當得這點，可惜拉丁化者只有口實。中國有方言，却不知方言有統一可能與必要，而主張拉丁化者將方言固定化。這不僅違反民族的要求，也違反語言進化的法則。而我們在「裏還要感謝漢字」；盡了他，這去使民族統一起來，而將來還要幫助我民族之統一。

在今日抗戰建國過程中，我們要提高民族自信心，誠然自信自尊不是自滿，我們要取人之長。但這在取我們最需要的，在取他人之精神，如「法治」、「工業」和「科學」，而不是他們的字母，猶之不是他們的頭髮藍眼一樣。

茲引拙著中國文化復興論之一節，以結本文：
「中國之語言文字，自原系統，在很古的時候，複音變爲單音，而簡單合理之文法，亦歐語文字中惟有英文足以相比。——中國落後者，在於技術，不在語言。反之，中國簡單合理之語法，是我們最當自驕的創造。」（完）

補記

此文會刊於三月一日二日時事新報。作者一向不贊成羅伯馬化拉丁化運動，亦知此種運動決無結果，不妨聽其自生自滅。最近又有人，爲提倡，乃作此短文。此文極簡陋，但我對於文字改革一事，略具如此，有較極端發揮之。我接到許多費成的來信，但沒有幾個報紙刊印拙文時有諷刺，不帶並無理論根據，似無另行答覆之必要。但我尚想略爲補充幾句：

第一、我抄一段高本漢先生的話（他是世界著名的中國語言專家。而且，在全世界漢學家中，他和Anderson Lantor Hirth 是最愛中國的。他決沒有侵略者的成見。他在蘇聯漢學界也有極高權威。）

「歐洲人必定要發生一個疑問：中國人爲何不廢除院了中國奇形老朽的文字，採取西洋簡單實用的字母呢？他們猝然問的問答，就以爲：假使中國人文字方面不把自己升高到了西洋那般優越的地位，那末，無疑的，中國人必字定是保守，不切實際的民族。」

對於一個問題，沒有熟悉了內中的情形，就草率的下了判斷，可也想不到開的餽子，遠比這樣再危險的，要把中國文字變做西洋字母，這樣一個改革，究竟對於中國人有什麼利益？有什麼損失？

利害所在可以應括這樣說：中國的學童就因此就省了一二年的苦工。中國普通語詞不過四千多，我們說過，一個語詞就有了一個文字來代表，那末，普通的文字也不過四千多。中國最完全的字典，其錄字數，固然比較這樣要多了幾倍，但是，其中大多數是他字特別的異體，也有許多字是在古代文書上偶爾的見到，但過幾年的時候，可以查考，即使中國很博學的，所能筆記，大致也不過六千字。如我們所說到的四千字，是普通一個很高的數目，有了三千字，也就可得進進修了。這樣字數對於普通學的學生，實在是個輕星的工作；一個外國人成人，經過了一年的學習，要熟二千到三千的字數，並不見得有如何困難。

爲了省去這種勞力，究竟要付什麼代價呢？第一點，中國人因爲要採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放棄了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學，因此而放棄了中國全部文化的骨幹。所以致此的原因，是因爲中國的文書一經譯成了音標文字，就變爲絕對的不能瞭解了；我們曉得，原書上無論哪一筆，總有幾十個同音的單純語詞，如「之」等。中國的文書，卷帙繁多，爲世界最，誰想這種嚴重的建議，說中國人須把這此文書翻成爲音標，（又是那一種什麼呢？）要擔負這個工作呢？而且音標翻譯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實行的。

第二點，這個大國裏，各處地方都能彼此結合，是由於中國的文言，一體書寫於世界的話，做了維繫的工具，假使採取音標文字，那這種維繫的能力就要破碎了。例如，北京人用音標文字，據北京的地方寫成了一件公文，對於廣東人或其他中國各地方的居民，都是不明瞭的。至於現在，中國人有了這種「通語」，可以通行各個地域，這種工具是很精巧的，很得用的；歷代以來，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大部分也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官統一勢力。

中國人果真不願放棄這種特別的文字，以採用西洋的字母，那決不是由於笨拙頑固的保守主義所致。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是「不可少的」；中國人一旦把這種文字廢棄了，就又把中國文化實行的基礎降伏於人了。（張世祿譯：中國語與中國文）

第二、拉丁化的問題還小重要的是統一國語的創造。胡以魯先生有國語學專刊，我認是屬於中國門語言建設者作中最優秀的一部，最包羅最詳的一部。他不主張以不音爲國語，而主張以湖北語爲國語主要材料。章太炎先

生亦同此見。我希望關心中國語文問題的人莫錯過本開卷的著作。

第三、但更統一國語除了政治產業以外，主要靠統一國語作品。丹第統一大利語，荷其統一英語，此種知文學史者所知。我曾見過高本漢論此點，手頭無書，不能引其原文。在這一點上，我希望我們創新的天才作家，担負起偉大使命。有人提倡什麼方言文學，以自語文為舊階級的，大家請才是無階級，這是錯誤見解，也是反動見解。試問九尾龜是那一階級族的？我們今日需要國民的或民族的文學，即以洗鍊的普通的文字，傳達民族共同的情思。

第四、許多人還不知道方言與語言之差別，甚至以文法語尾變化愈繁，語言愈簡樸化，說是我的杜撰。假使可能，我希望他們能看 Jespersen The Philology of Grammar,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高本漢著作譯為中文者已有中國語及中國文，漢語字類，其字典與虛云亦有翻印，還有附本小冊，名字忘記了。此外沈汝衡先生音韻學概論是一本舊好的入門書，郵部商務分館室有存書，定價七角而已。

介紹一個「淺薄」「偏狹」「狂妄」

「無賴」的標本 胡秋原

國語先生：此稿應登載。此時此日，對於國人，即使橫逆之來，也當忍耐。而且，和緩燒灼，雖勝不武，何況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問題？但想到國風之風不可長，即使祖國無篇稿，還是希望登出。余登原稿，余不得已也。

(一)

一個朋友帶來一本雜誌模樣的東西。說，中間有一篇也許是涉及你的。一看，叫做研究、批評、介紹的「國語月報」，艾某等編輯，某書店發行。我那一篇剪下來，貼在這裏，作一次義務翻譯：

「學之弊在於寡」

有人說中國學術的著述與價值在於缺乏「民族主義」，但是他所謂民族主義，其實是文化上的自給自足思想。這雖然和國粹派有點不同，却也相距不遠。

文化上的自給自足思想，充其極便會把方塊漢字混作「世界最進步的文字」，「不相信過去在外國」，「紙條自由輸入時期真正提高了中國學術」，「主張禁止使用「不景氣」、「塌架」、「主權」、「座談」、「消極」之類并無

不合理的字彙術語，反對國外較進步的思想輸入中國。我們並不是說，中國學術的現有水準不需要提高，吸收世界學術思想的不需要「中國化」，公式主義與八股調調不需要休息，知識分子的生活態度和研究態度不需要嚴肅，我們要問一問那種以炫耀和自誇為業績的所謂「士」的人，如果不反省一下自己的淺薄、偏狹、還配來吹捧嗎？

這種人不老實實說自己小不懂得語言學，不懂得拉丁化理論，只知道「跟着洋人跑而自炫於國人」，好像世界上著名的語言學家會怎樣推崇方塊字，便可以說強則研究漢字拉丁化了。不但這樣，用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儼然著書立說，自誇為「宇宙文法」「宇宙辭書」。正表明了他的病態之深。

要是這種人區區有志於研究，虛心而不狂妄，不自命「才子」，或者還能夠成就，否則其結果必然越鑽越到牛角尖里。對於中國學術毫無影響的。印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覺醒起來，洗刷此些浮誇的習氣，抵制那些招搖撞騙的無賴。

(二)

(爽) 1

翻印了，應該註釋和答復一下。這篇文章既做佛是「社論」，則我的答復，自不備及于那契某一人，名爲「學做稿」，登在「國魂」上，論中國文化的弱點及其治療之道，我是評論一般現象，沒有涉及任何人，但也許這幾位讀書報的先生覺得是說了他們，所以他們要「批評」(?)批評當然可以，然而他們字典之所謂批評，是和辯論主義同義的。(我這想順便作一廣告，學做稿已收入拙著民族主義與科學精神中，不久可由中國社出版。)

(二)我其實是如此說：中國學術的著述與價值在於缺乏「民族主義」，而主觀上則由于缺乏民族主義與科學精神。這是我近來所有文章之基本論點。自命「自給自足思想」，和國粹派相距不遠云云。

「其甚」，現在一國文化思想，也不能自給自足，但要有自給自足的資格。

所謂國民文化是國民經濟平行的。經濟不自給自足的國家，有質礙；文化上不自給自足的國家有文化質礙。所謂文化自給自足者，即是沒有外國人也能思想和創作的意思。這時候即有翻譯，也等于貿易之互惠。在歐美，從事翻譯者，名字照例印得小，而小說之類，多半不註譯者姓名。我中國這一天遠遠。我們大大需要學習，正如需要輸入機器軍火一樣。但介紹者需要介紹有益有用的東西，而不取廢劣貨而已。

所謂「國粹派」不知何所指。我想固指凡中國的一切都好的人為國粹派，則我的文章明明主張現代化，他們是這派。如指「凡中國好的東西都要愛護」，則我不僅是國粹派，而且是洋粹派。但是，縱使是第一種國粹派，我也覺得比低級實辦高一等。章太炎先生無論如何比拉丁化者高一等。不獨如此。阿Q是級一種國粹派。但我看他比洋場「摩登」還可夢一點。國粹派比失去民族自愛心者，總可愛一點。

(三)我作一篇論文章，叫做「中國語文是世界上最進步語文之一」曾刊于「時事新報」。那是言語學上的一點常識，可是他們彷彿聞所未聞，其謂「自給自足」，自然大有嘲諷之意。但是，如他們能根據語言學證明漢語漢文最「最後」，他們再笑不遲。我的文章已轉載本刊本期。一切有理性的讀者可將稿文和他們的「批評」比較一下。

(四)他們說我主張禁止使用「不景氣」、「揚棄」、「主虛」、「虛說」、積極」、「消極」之類非我不合理的字彙術語。我在「積極」中說「不景氣」以至「虛說」，整劣不通，實宜禁止使用。又說，「過去前人不慎，輸入許多日本名詞，如積極消極之類，以後實宜停止」(手無原文讀者可查)。「積極」「消極」二字現在用得比原來西方對照的字意義不同，因為一時想不到適當的譯語，我也偶一用之。但決不認為就好。至于「不景氣」之類，那是毫無道理的。「不景氣」相當于「蕭條」，許多人也用過。「揚棄」就是「取捨」，日文「揚字」本「取義」。「主虛」就是召集或發起。應該者，在日本本指席地而坐而談之意；日本無坐字，稱曰「掛藤」。所以此詞亦用，實在不通。我們稱曰「討論會」，「談話會」，「有何不可？如果他們要認這些和文漢語的名詞合理」，則不說「中國而說支那」不說「漢室而說風呂」不說「再見而說左樣」不說「密爾而說馬鹿」不說「理髮店而說床屋」乃至「出館曰大夫夫」「無錢」不說「密爾而說馬鹿」，索性日本化，你們覺得合理不合理呢？「些事情雖小，但在抗戰期間為了鼓勵敵軍心，每一中國人要絕對抵制這些劣貨。但他們所謂「反對國外輸進」當輸入中國」，是造謠。只要中國有其前途，國外思想之輸入是必然的，至于「進步」，更當歡迎。不過如你們所謂「進步」只指你們所談的那一套公式主義，你們要輸入有絕對自由，但我為了國民健康，來指出這東西東西并不進步」也于「職權國無益，也有我的自由。你們倘不是思想統制論者，不能無理由說。自由是現代世界進步觀念之基本信念。不置這一點還談什麼「進步」不進步」。

(五)中國學術水準要提高，吸收世界學術思想要中國化，公式主義八

股爛調應該休息，知識份子生活研究需要嚴肅，這些話，我都說過。他們既無法盲目否認這一切，而又毫無證明，就立刻罵我「淺薄」和「偏狹」，這完全是謬論主義。可是謬論要知道那一段上下文，怎麼可以連結起來？難道主張漢字不可廢，反對「不景氣」的惡劣日貨反對八股爛調，我就「淺薄」「偏狹」？但謬論是講以為他們很「吹吹」的。就在這一期所謂「讀書」報中，

他們所「研究」介紹的，大部是所介紹的，說來說去，就是要研究辯證法；可是又說不說一點不要受騙。我只隨便「指出兩點：第九十六頁有人在討論「社會經濟形態」的英文。照我愚見看來，「Formation」決沒有什麼不可，不過「Socially-Economic」却不知哪一國的英文——或者，是「拉丁化」的英文罷。又一〇一頁他們在「指導」別人：「試看辯證法否定律的，只會根據反杜林論舉例的例來解釋。為什麼不能舉一個新例子呢？」似乎很不「淺薄」了。可是他也不舉不出，如果舉的例不行，那麼舉米粒，舉花生米當然也不能算數。我很希望他們能舉出一個「新例子」。(并且，最好能不抄我國人的書)。而我藉此機會告訴讀者，要用辯證法研究科學，那結果是使人悲觀的。不然，何以這樣萬能的東西講到如今還不出乎「米粒」呢？

便還要說明的，他們用了一個「士」字，還打了一個「米粒」呢。大概他們自稱「文化人」弄得大家討厭，于是想將「士」的帽子塞在別人頭上讓。那也只有「道謝」。

六、他們說我「不該得話言學，不該得拉丁化理論，好像世界上語言學推演過漢字，假可說別人研究漢字拉丁化」。這自然又是指我那篇「中國語文」而言。最近這篇國文章，許多拉丁化者在報紙刊物上舉起而攻。可是都是文不對題的謬論。甚至于一位更寫得有趣，他不知是根據什麼實驗，斷定漢字是「狗屎」，而拉丁化是「油米」，使他們不快者，我的論據不是「中國文字很藝術」，「今人能讀古文」等等，而是語言學的結論。我的文章又轉載于本期，你們既「讀」語言學，何妨整理反駁？著名語言學家推崇方塊字「固然不算數，但多數外國人主張廢止漢字就可算數？我決不「動彈」你們「研究」，只要你們能「研究」，無論什麼，總是有可算的事；但我主張用拉丁化代替漢字，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有對國文字表示意見的權利。而在你們沒有推翻我的意見以前，我有堅持我的意見之資格。誰能給你們以這大權力不許反對拉丁化？我還願意告訴你們：一，即使是在蘇聯漢學家家中，也不過少許人贊成拉丁化；二，現在著名語言學上的結論，固不一定是聖經，但在無人推翻牛頓和安斯坦以前，很難否認萬有引力和相對論的學說。三，我誠然不是語言

專家。只看過幾本書。因此，我認爲拉丁化與語言學無法共存。四、還可在
此作一廣告，最近有幾位朋友還想對拉丁化作一更有系統的批評，那都書出
來，如無人能提出反駁，是可作拉丁化的蓋棺論定的。

七、我在幾年前進行寫兩本書，一曰「宇宙文法」論哲學，二曰「宇宙辭
書」，述歷史。現在約全書七分之二；後者陸續發表於本刊末頁，已刊者，
文週刊上，已發表者約全書七分之二；後者陸續發表於本刊末頁，已刊者，
實分之二而已。一九三五年，正在窮途末路之秋，我爲修稿寫了一篇序文，
是用文言寫的。即他們所謂「不三不四者」是也。何以用文言，第一，是一點
個人趣味，因爲是序文，略一點也無關係；第二，當時在國外，曾故國歸
嚮，想在時弊之中，包籠一點悲憤。全文大部分會轉載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中，後來又會節存於本刊五期。他們懂不懂，不關我的事；如何「不三不四」
中，他們卻沒有指出。如馬克斯主義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一句「什麼馬克斯
牛克斯」馬克斯未必慚愧。至於說「儼然」著書立說，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我
「著書立說」於今十五年，只要有生之日，我一定繼續「著書立說」，我有這個
權利，而你們的權利只能指出我的「文法」和「詞書」什麼地方不對。除此以外，
「儼然」與否，我并不管。然而不是有「病」中「毒」的人，誰會妄想到毒別人
著書立說的權利呢？（但我又要作一廣告，宇宙文法譯文停刊後，無人能稱
未寫下去。那在決定先將上冊先行出版，大概今年五六月便可問世。）

八、在那文法第二階段，他們說什麼「真正虛心或者還有一點成就」，
他們是想裝一副「老師宿儒」架子，但其實是阿Q口吻，也是上海白相人的腔
調。我在中國這社會住了這多年，這一輩領袖還要對我使用，豈不可笑？
「研究」虛心，不待你們忠告。凡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虛心。但我也
沒有想到什麼「成就」，我讀書，我寫作，一來是自己的興味，一來是自己的
責任。他們說什麼自命「才子」，純是造謠。我不會用這種肉麻字樣，侮辱自
己，如不會用「文化人」侮辱自己一樣。我承認我不過有一點常識。我又一切
正常的同胞，即使不識一字者，也一定虛心。但是，對於毫無常識而又狂妄
的人物，我覺得決無虛心的必要。何以故，狂妄之風不能長故。看過儒林外
史的人，一定不會責備那個打敗失狹而大笑的人。爲什麼，惟有使一切都得
到他應得的答復，才能使這不遜的世界趨於合理。立國如此，處世亦然。
他們還說到學術「影響」。我有一句話，可以答復他們：一個人與其爲羣首所
尊，不如不爲一有識者所笑。而我毫不懷疑，只要抗日成功，只要中國現代
化，我恐怕沒有影響？

九、最後一段，可看出穆勒歌斯底里的狂態了。我在法律範圍以內做自
己的事，寫自己的文章，雖然批評拉丁化是可憐有人能够推翻我的主張，既
不會什麼不懂而自命文化人，又不曾毫無理由而詛咒罵詈，又不會於國無所
貢獻而自命救國專家，更不會奔走權門，硬充黨派，更不會得軍閥津貼設情
報機關……如何能說是招搖撞騙的無賴呢？我想，如他們能將這幾個字
貼在自己頭上，那是真有自知之明，而使大衆「警覺」的。

（十）因此，他們所詛咒罵詈的術語，所謂「淺薄」「狹」「狂妄」「無賴」
之類，既無任何根據，自然不能傷到我。罵人也未始不可，但如無理由，
那些字句自然就是自罵。然而我除了罵嘲奉還之外，并不想再派一點什麼，
不備因爲我的忠厚，也因爲我的自尊。

（三）

答復完了，還應該有一個「結論」。

（一）我相信除了拉到底的國家以外，學術上的問題都可自由討論。但
討論要有學術的根據，其次，多少要有點「紳士的精神」——須知不尊重他人，
即是不尊重自己。讀書月報自命讀書，無任何證明就以「淺薄」之類頂人，
這不僅不是中國人做人的道德，更是現代國家公民之失態行爲。我還請他們
注意誇罵無用。否則，諾貝爾文學獎金，早已賞給朱其華又名朱新業者了。

（二）也許讀書月報是一廣告，自然其任務要黨同伐異，別人的都不正確，
惟有他們的「前進」。所以別人最好不寫文章。不過，我却不知如此小器。我
作了義務翻印之後，還頗作一番義務廣告；凡屬讀書月報所廣告的書，讀者
不好看。我相信閱卷有益，什麼書都不好看。可是，我還有第二個忠告，即
是不能專看他們廣告的書，旁的書也得看。多看才有比較。否則專讀他們的
書，變成濫竽充數者，阿Q主義者，那是很不幸的事。在現在廣告時代，廣
告有莫大作用。從前上海有一間人名黃楚九者，製艾羅補腦汁（艾羅并非洋
人，乃是「Yellow」也）及「百靈搜」，許多天價顧客吃死了。當其風行之際，
勸人不吃百靈搜，也是無用的。我只有勸人，你們也試試魚肝油龍，或者，
多多運動，多接近空氣日光和水龍，多食點紅燒牛肉龍。

（三）在抗戰中間浪費氣日和水龍，是不幸，但還不過因爲讀書月報挑釁
而已。對挑釁者是必予以適當教訓的。寫這種文字耗散精神，確實不快的事。
但告訴他們，中國不是能隨便誇罵的，也還不是毫無益處的。雖然他們不過
自取其辱——因爲中國再善後，一般人也還不至對濫竽充數的英雄鼓掌，對阿Q
的架子致敬。

寫了研究整個人類的歷史，我們須藉助於這些科學。

天文學與地質學

人類史是自然史的一部，所以天與地之歷史，構成人類的前史。所謂天文學與地質學，實在是研究天體與地球之變化及其歷程的。

關於宇宙之最初情形，我們至今無所知，但我們憑藉物理化學及儀器，星的體態和顏色，已略為知道星雲的生活史。（在第一篇開始的時候，我們儘可作相當敘述。不過一本歷史上所能談的，還只能是太陽系的歷史而已。）

現在關於太陽系形成之有力學說是潮汐說。即是大約在二千年以前，一個比太陽更大的星由太陽附近走過，拖出一條星雲。於是這一條攪攪式的星雲，凝結而為行星，而我們的地球，即是其中之一。所謂二千年者，是就顆石成份之改變來推算的。而這比起天體計算中的單位——光年來，已經不是大數目了。

月球之形成，現在仍認為是太陽對地球的潮汐作用的結果，據現在的推算，大約已四十萬年前了。

地球最初是一氣團，後來逐漸冷卻，表面逐漸發生由岩石形成的殼。最初岩石之形成，大約是十六萬年前的事。

我們可以將地球歷史約如下：

一、天文期。地球為一氣團，尚在火球時代。因為溫度變化，發生氫體與液體。最後地面成為堅壳，地上乃有固體。

二、地質期。地殼形成後，倘無有機生命，水蒸氣逸成水界，水土發生有機生命。最後，人類出現。此期又可分為：

1. 無生代及前生代。

2. 古生代——約三萬萬五千萬年。

3. 中生代——約一萬萬二千萬年。

4. 新生代——約六千萬年。新生代為哺乳類全盛時代，又大別為二紀：

A、第三紀，即前冰河期。

B、第四紀，即冰河期。

三、現在期，約三萬五千萬年前至現在。

地殼形成以後，由河水經過最初原生岩（多係火山噴出物凝結而成）沖入海中，發生沈澱層。是謂地層。這種過程現在還在繼續。層層相疊，造岩史若石記錄。這種地層有因為地殼變動凸出地表的。在這岩層之中，常發現

生物遺蹟——化石，乃至於人類遺骸和用具。我們可以地層形成的時間及其化石，來釐生命的歷史。地層次序的記錄，自然是殘缺不全的，我們普遍收殘缺，已可得到一個大略的記錄。石頭說話，人類前史始得而明。

計算地層年代的方法，普通是以水成岩之總厚，乘海底上每尺沈積物所要時間之平均數。最新方法是用各時代岩石中發見的放射物的變率而得。方法雖不同，結果是近似的，無論如何，地上有了生物記錄，至少至當在一萬萬以前了。

最初人類遺蹟，發現於地質學上的第三紀。但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人類歷史還有比這較久的歷史。人類之有記載，不過是最近五六千年間的事。我們如何填補這至少五十萬年間的「失去之運案」呢？

先史時代與載藉以前時代

現在先史時代 (Prehistoric) 一名詞，用得甚為混亂。一般人用此以指洪積期或冰河期。但冰河時代的人類和現在若干原始民族，是差不多在同一水平之上的。還有許多人將這名詞用於載藉以前歷史 (Pre-literary history) 的，然如我們了解人類之有文字比起人類全史來不過一瞬，可知如此混同是如何不科學了。

古生物學動物學

德國穆勒耶主張將先史時代用手先冰河時代 (Pleistocene Age)。即是地質學上的第三紀，其年代大約是五十萬年前。火的使用，結束了先史時代。納安得特爾 (Neanderthal) 人已經知道用火和石器，關於他們以後情形，人類學及人類學考古學可以供我們很多材料了。但冰河期以前，人類遺蹟只有若干顆石，即最原始的石器。瓜哇猿人在第三紀，然而這與其認為真正人類 (Homo sapiens) 之祖先，毋寧認為是人類祖先之旁支。海德堡人北京人在第三紀四紀之間。所以，關於史前人類，既無現在原始民族可供參證，亦無能頭骨可資追尋，只有古生物學和動物學供給我們以若干線索。達爾文節的源論，人類由來，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 H. G. 斯大著人類史之前章，可以供給我們許多指示。人類由共同之一系統而來，成定論；最初人類發祥之地，則學者多傾于印度伊亞及中國西北一帶說。

閱後請寄前線